

【故地往事】

# 杨辛与泰山

□胡立东

家住泰山下，时常登泰山。每次登山，行至十八盘下，我都习惯在一方石刻前驻足，这方石刻就是我国著名哲学家、美学家、书法家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辛先生撰写的《泰山颂》：高而可登，雄而可亲，松石为骨，清泉为心，呼吸宇宙，吐纳风云，海天之际，华夏之魂。

诗文为杨辛先生所写，书法为杨辛先生所撰。大气磅礴、意蕴深邃的诗句，潇洒刚劲、笔法精湛的字迹，总让我流连忘返，浮想联翩。与杨辛先生相识、相处的场景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96年5月初，我在泰山南天门景区例行节日值班，接到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电话，说杨辛先生从北京来泰山了，被景区管理人员看到，目前正从中天门往上攀登，可到十八盘上迎接一下。我立即和南天门景区的负责人赶往十八盘，从密密麻麻的人流中寻觅杨辛先生的影子。在这之前，虽然无缘与杨辛先生正面接触，但他的名字却是如雷贯耳。他主编的《美学原理》是大学文科必备的教材。他在1986年泰山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时立了大功，他负责撰写的《泰山的美学考察》一文被联合国专家高度认可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杨辛先生与泰山结缘，几乎每年都来攀登泰山。我确信能从涌动的人潮中认出他。大约等了一刻钟，人流中出现了他的身影。杨辛先生身着白色运动装，戴一副黑色边框眼镜，脚步轻盈地随着游人在盘道上拾级而上。待到走近，得知我们在迎接他，先生表示感谢，并提议先到山阴面的“后石坞”去游览，以避免山顶上拥挤的人群。

从泰山后石坞仰望泰山极顶，山巅如一老者静卧。杨辛先生若有所思。他说，《诗经》中以“泰山岩岩”描述泰山，真是传神妙语。泰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巨大雕塑，山体深厚，沉雄稳重，可谓“泰山如坐”。泰山以坚硬的花岗岩为主要岩体，巨石交叠，形貌多姿，动人心魄。行至“姊妹松”附近时，杨辛先生凝视着苍劲挺拔、枝繁叶茂的松林，感慨万千。他说，泰山的壮美不仅表现在“拔地通天”“擎天捧日”，也体现在郁郁葱葱、虬枝峥嵘的苍松身上。苍松根扎在石缝中，破石为土，云雾作乳，硬是从石缝里贫瘠的泥土中汲取营养而生长，占谷为林，顺风成韵，造就了泰山坚硬的骨骼。

交谈中，方知杨辛先生当时已七十四岁了，可他步履轻松、思维敏捷，怎么也看不出是已逾古稀的老人。先生说：我从记事起就不断听到“稳如泰山”“安如泰山”“泰山压顶”“泰山北斗”“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等熟语，泰山作为一种精神基因，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华文化传统之中。言谈中，先生充满了对泰山无限的敬意。

第二天凌晨，我们陪先生4点多就起床，在山顶等待日出。天公作美，眼见得天边的云层慢慢变幻着色彩，料峭的山风一阵阵吹拂着弥漫的雾气。终于在5

点多时，一轮鲜嫩的、红彤彤的太阳跳出滚滚翻卷的云海，金光万丈！顿时，山顶上人声鼎沸：“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！”欢呼的声浪直冲天际。杨辛先生高兴得手舞足蹈，“幸运，真是太幸运了！”

后来读到杨辛先生的访谈录，先生是这样说的：“在泰山最惊魂摄魄的体验就是观泰山日出。泰山日出不是温和、秀雅，以妖娆示人，而是在天风莽荡、云涛汹涌中腾跃而起，喷薄而出，刹那间光芒万丈。这是一曲壮美的生命的赞歌。我登泰山共有七八次看到日出，其中只有两三次看得充分。”我想先生说的“两三次看得充分”，其中一定少不了那一次吧！

此后的20多年里，有幸时常与杨辛先生晤面，也就有了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。无论是请他到泰山讲学，还是到北大登门拜访，先生都以他谦和真挚、朴实无华的品格和乐于奉献、昂扬向上的精神感染并鼓舞着我。记得2007年，为了泰山博物馆的有关问题，我们到北大拜访杨辛先生，先生热情地为我们引见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教授。吴良镛教授是建筑学界的泰斗，时年85岁高龄的杨辛先生亲自陪同吴良镛教授到泰安实地考察，并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了颇有建树的意见。

杨辛先生专注于泰山文化研究，创作了《泰山颂》等三十多首歌颂泰山的诗作。他曾在《登泰山而悟生，赏荷花而好洁》一文中写道：泰山犹如我的第二故乡，登泰山，我登了40多次，学习泰山文化之后，真正体会到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激发了自己的生命力。

杨辛先生登山次数多了，不少挑山工都认得出他，他与挑山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深知挑山工以苦力赚钱的不易，便捐出自己的积蓄，与著名雕塑家、书法家钱绍武先生共同设立了“泰山三公”私募基金，用于表彰奖励、帮扶泰山挑山工、护林工、环卫工等一线群体。

杨辛先生曾写过一首诗：“人生七十已寻常，八十逢秋叶未黄。九十枫林红如染，期颐迎春雪飘扬。”先生在一次访谈时说道：“我最爱此诗最后一句，即使到了100岁，人还会有新的春天。老年人不应给自己的生命设立终点，生命不是一条直线，那样有始有终。而是一个圆，终点又是起点。人从自然中来，又回到自然中去，放开自己的心胸，融入宇宙和世界的大生命中去——大生命是无限的，人融入其中，是与日月同光，与天地同寿的。”

杨辛先生于2024年3月7日辞世，享年102岁。遵从先生的遗愿，先生的骨灰于当年的清明前夕，安葬于泰安市泰山长安人文纪念园，长眠于泰山脚下。先生生前曾经满怀深情地对儿子杨乐说过，他就是一位“泰山人”，是哲学泰山、美学泰山、书法泰山的“挑山工”，“此生有涯，而师泰山无涯”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泰安市作协名誉主席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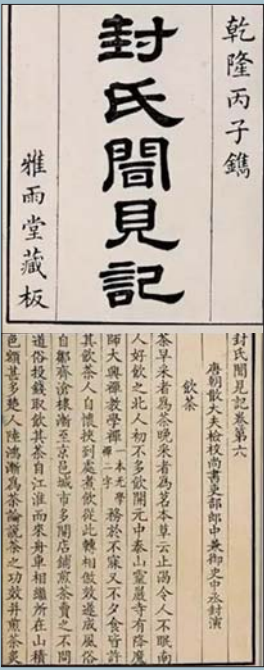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唐寅绘《事茗图》

【史海钩沉】

## 济南的茶与泉



《老残游记》插图之《三人品茗促膝谈心》



清代刊印《封氏闻见记》书影



明代仇英绘《松荫论画图》中的品茶者

□牛国栋

古时济南不产茶，却是“南茶北饮”的中枢。济南出好水，甘泉润佳茗，自然是品茶者的乐园。

古时齐鲁不产茶。但《晏子春秋》中记载，春秋时以国相晏婴为代表的齐国人，已开始用茶树鲜叶做菜。而陆羽在《茶经》中也说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，齐有晏婴……皆饮焉。”在他看来，齐鲁的先民们已开始饮茶了。不管是吃还是饮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至少春秋时茶就已与齐鲁结缘。

佛教发展到隋唐达到鼎盛，而饮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兴于唐盛于宋。因陆羽有寺院生活习经的阅历，又是皎然和尚的挚友，所以他的《自传》和《茶经》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。可以说，茶与佛教的联系千丝万缕，其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是“禅茶一味”的说法。最初，茶与佛教的关系仅仅是，一种能提神益思、克服睡意的饮品，成了常年坐禅静思者的“挚友”。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通之处。佛家以茶助禅，以茶礼佛。因茶性苦，佛家便从茶的苦后回甘、苦中有甘的特性，产生多种联想，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，参破“苦谛”。

长清灵岩寺在中国茶史上值得彪炳。当年朗公创建朗公寺后，也时常来今灵岩寺所在的方山脚下讲经传法，灵岩寺的寺名便来自“朗公说法石点头”的传说。灵岩寺因此将朗公作为开山祖师，周围还保留了朗公石、朗公谷的景观之名。隋文帝当年下诏改名并重修神通寺，他并没有亲自去过。而在隋开皇十五年(595)春，他到泰山封禅途中却造访了灵岩寺，由此不难看出灵岩寺在当时似乎有着更大的声望。

到了佛教鼎盛的唐代，灵岩寺也繁盛一时。麟德二年(665)，唐高宗李治及皇后武则天从洛阳到泰山封禅，途中特意在灵岩寺住了十天，并下令齐州免灵岩寺一年半的租赋，还从国库中拨付款项帮助灵岩寺大兴土木。元和年间(806—820)，当朝宰相李吉甫将灵岩寺与今江苏南京栖霞寺、今浙江天台山清寺、今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“域内四绝”。清代乾隆皇帝在灵岩寺建有行宫，他南巡时路过这里曾住过八次。

正是因为灵岩寺具有较高的地位，寺庙里的一举一动，便会对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。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在其《封氏闻见记·卷六》

“饮茶”中记述道：“茶，早采者为茶，晚采者为茗。《本草》云：‘止渴，令人不眠。’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，学禅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。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。城市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、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。”

这里提到的降魔，系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的高徒。北派禅宗提倡坐禅时不吃晚饭，又不能早睡，“令人不眠”的茶叶便成了最好的帮手。从“到处煮饮”，到“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”，降魔与灵岩寺自然功不可没。可以说灵岩寺是我国“南茶北饮”“南茶北输”的历史节点和中枢，对后来茶道之兴盛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古人有“水为茶之母”“水晶胜茶品”之说。济南人爱喝茶，也得益于遍及城乡内外的甘泉。济南有山有寺就有泉。柳埠神通寺的涌泉，灵岩寺的五步三泉、甘露泉和檀抱泉无不清澈甘冽，都是沏茶之上品。

千佛山东有座佛慧山，山上有巨大的石佛造像，百姓们称为大佛头。山腰石崖处有眼甘露泉，与灵岩寺的那眼名泉重名，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，有着“味甘却似饮天浆”的说法，是文人雅士和僧众们取水试茶的地方，别称“试茶泉”。清代任弘远吟诵道：“味同甘露冷如冰，大佛山头一勺清。不信此泉堪煮茗，拭苔拂草看题名。”

无独有偶，在南部山区袁洪峪口西，茶白河沿东面的石壁上，有一处清泉，大号就叫试茶泉。相传“春茶既成，以此泉试之，色味鲜美”。明嘉靖吴兴人徐献忠将此泉收入品鉴烹茶之水的专著《水晶》中。任弘远也为这眼泉水写过一首七言绝句：“清清一派水澄鲜，中冷南陵恐未然。不有吴兴曾淪茗，谁知空谷有甘泉。”

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第九回《一客吟诗负手面壁，三人品茗促膝谈心》中写道：申子平接过女店主为他沏的热茶，端起茶碗，“呷了一口，觉得清爽异常，咽下喉去，觉得一直清到胃腕里，那舌根左右，津液汨汨价翻上来，又香又甜，连喝两口，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，说不出来的好受，问道：‘这是什么茶叶，为何这么好吃？’女子道：‘茶叶也无甚出奇，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，所以味是厚的。却亏了这水，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。泉水的味，愈高愈美。又是用松花作柴，沙瓶煎的。三合其美，所以好了。’”刘鹗在这里写的是济南平阴一带的山乡风貌，他对品茶者的感受刻画得丝丝入扣，对沏茶之水、之柴、之器等点中要害。

时过境迁，当下济南一下子拥有了好几家茶叶批发市场，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。南部山区和长清都有了茶叶栽植基地，改写了济南“饮茶不产茶”的历史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、文化旅游学者）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